

柔蜜歐與
幽麗葉

版一渝月三年三卅國民華中
版三滬月一十年七卅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葉 麗 幽 與 歐 蜜 柔

著 亞 比 士 莎
譯 禺 曹

分 五 角 四 元 一 圓 金 價 定

人物

愛嘉璐 (Escalus) 梵羅那城大公

霸禮 (Paris) 青年貴族，大公的親戚

猛泰 (Montague) } 兩個互相仇讎的世家的家長
凱布 (Capulet) }

凱布老人 凱布的叔父

柔蜜歐 (Romeo) 猛泰之子

墨故求 (Mercutio) 大公的親戚，柔蜜歐的朋友

班浮柳 (Benvolio) 猛泰的外甥，柔蜜歐的友人

梯暴 (Tybalt) 凱布夫人的內侄

勞蓮思長老 (Friar Lawrence) 馥蘭溪斯派的僧侶

約翰長老 (Friar John) 同派僧侶

貝兒 (Balthasar) 柔蜜歐的僕人

洒嵩 (Sampson) } 凱布家的僕人
力高 (Gregory) }

比得 (Peter) 幽麗葉奶姆的小廝

阿拉漢 (Abraham) 猛泰的用人

藥劑師

三個樂師

致詞人

霸禮的小僕，另一小僕

一個官吏

猛泰夫人 (Lady Montague) 猛泰之妻

凱布夫人 (Lady Capulet) 凱布之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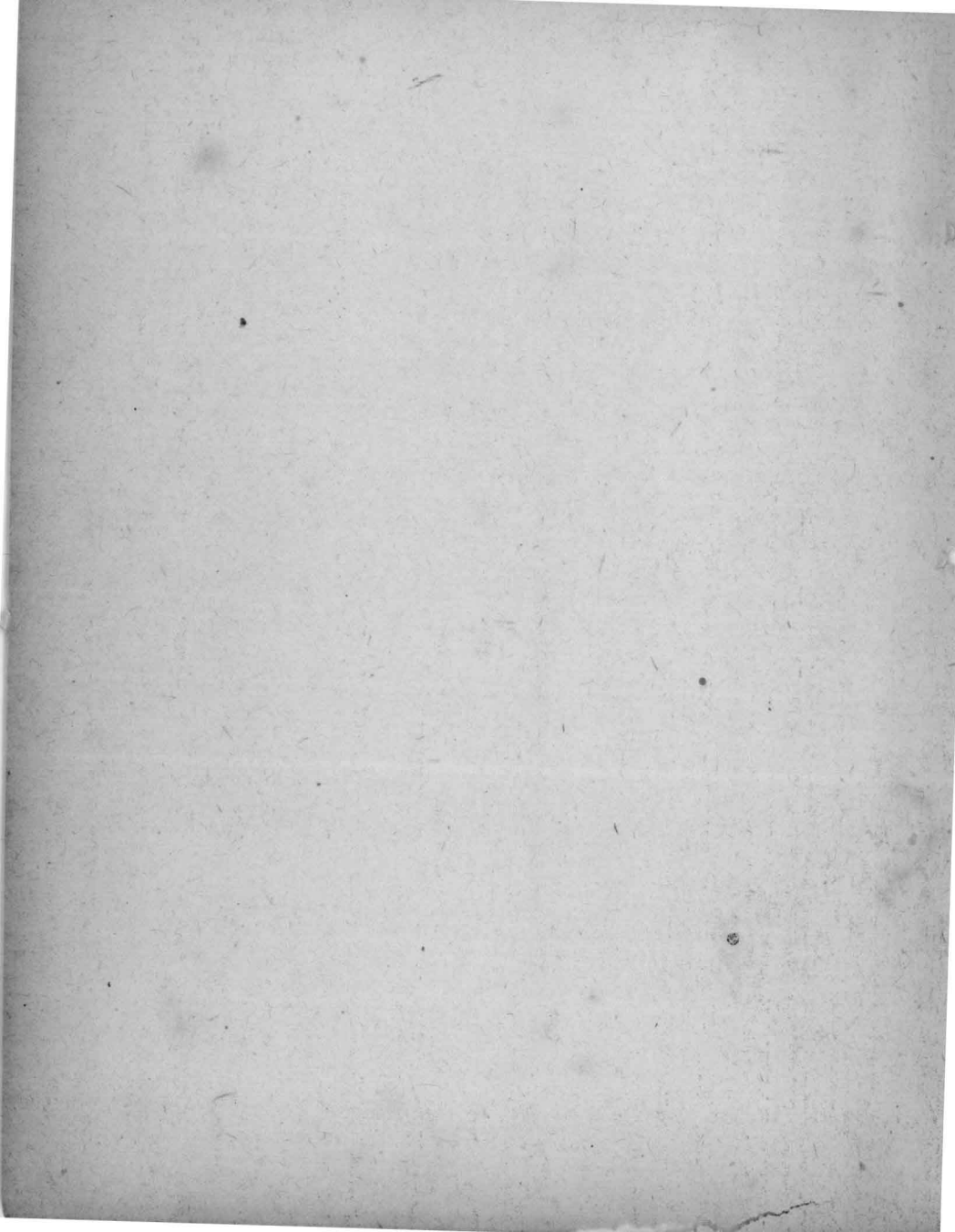
幽麗葉 (Juliet) 凱布之女

奶姆 幽麗葉的奶媽

梵羅那 (Verona) 城的市民們，兩家的男女親屬，帶假面赴跳舞會的人們，衛士們，
守夜人和僕役等。

景：大部設在梵羅那城中，只有第五幕在曼陀 (Mantua)。

第一幕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序詩

致詞人上

致詞人

我們的戲發生在梵羅那，一個美麗的城，
講的是兩個聲威相等的世家。

很早他們結下了私怨，如今爆發出新的鬥爭；

私爭的血污了和平的手，爲了兩家互相的殘殺。

上蒼派定：在這一對仇人的懷抱中

降生一對苦命的愛人。

他們悲慘的毀滅和災厄重重，

埋葬他們老人的衝突，也斷送他們的生命。

這故事，這段情死的慘變，

同他們父母如何死了親生的骨肉

才肯把無盡無休的憤怒移換，

是今天台上所看見的悲歡離合，在短短兩點鐘的時候。

這些只要諸位肯耐着性子細聽，

此處說得含混，以後我們總要演得分明。

【致詞人退場。

第一景

梵蘿那城，公共場所。

洒嵩和力高佩甲持劍雄糾糾氣昂昂地走進來。

洒嵩 喂，力高，我就是這一句話，不裁這個跟頭！

力高 自然，我們又不是倒霉蛋，受這種氣？

洒 對，不受氣，惹起我們的火，我們就打。

力 （開玩笑）噯，要打囉，你有一口氣就把你的脖子伸出來挨！別縮着。

洒 噯，誰要惹起我的火，我可動手動得快。

力 （俏皮）不過，先生，惹動你老人家的火也不容易。

洒 得了，我一見着猛秦家的狗（指「人」）我就要動氣，我一動氣，就要動手，一動手——

力 （搶接）你就要動脚！有本事的，你站着，動也不動。我看你呀，不動氣則罷，一

動你就抱着腦袋跑了。

酒（語涉雙關）哼，猛秦家裏出個甚麼都叫我氣得硬起來。男的女的，只要是猛秦家裏的，我一概推到牆，玩了他們！

力別吹，頂沒出息的才要靠牆。

酒是啊，女人們洩氣，總得叫人逼得靠了牆。所以我就把猛秦家裏的男人拉出來幹，把猛秦家的女人推進去玩。

力算了，有仇的是我們兩家的老爺跟我們下人們。

酒（一半玩笑，一半洶洶）我一律看待。我是暴君！跟男人們動完了手，我還要跟女人們兇一下，我要幹掉她們的「腦袋」。

力（嚇着）幹掉她們的「腦袋」。

酒（雲雲眼）嗯，幹掉，這「幹」字你怎麼講都成。

力（笑嘻嘻）人家知道怎麼講，她們會嚐出味來的。

酒（大笑）我一硬起來，她們就嚐出味來了。我這塊肉，哼，還挺出名呢。

力幸而你不是條魚，哼，要真是，這準是條糟魚。（瞥見）「操」（「拿出」的意思）

傢伙！猛秦家裏來了人了，兩個！

酒（不在意下，抽出劍來）小子，硬傢伙拿出來了。來，「雄」他（「尋釁」之意）我幫你，在你後頭。

力（懂得）在我後頭幹什麼？好跑啊？

酒你放心吧。

力不，我就是放你不下。

酒喂，我們得先佔了理，讓他們先動手。

力那麼我去，我對他們縋着眉頭瞪眼，瞧瞧他們怎麼辦？

酒（改正）瞧瞧他們怎麼敢！對了，你縋眉頭，我咬大姆指。（得意）他們要是受下去，那就算在爺兒們手裏栽了。

〔阿拉漢和貝兒，一對秦家裏的下人走進。力高和酒嵩從他們身邊擦過。〕

阿拉漢喂，哥兒們，你對我們咬你大姆指麼？

酒（點點頭）我是咬我的大姆指，哥兒們。

阿（看出苗頭）喂，先生，我問你是不是對我們咬大姆指？

洒（回頭，低聲）我要說了「是」，我們還有理不？

力（連忙）沒理。

洒（轉身，大聲）不，先生，我並不是咬大姆指，先生。

力（找碴兒，向前）怎麼，你要打架，是麼？先生？

阿打？先生，我不，先生。

洒（激將）想打，先生，像你這樣的，我還能對付。我們凱布家並不比猛泰家差。

阿（忍不住）不差，也強不了。

洒（正不知若何回答）那麼，先生——

力（慫恿）「說強」！瞧，我們凱布家又來了人。

洒（立刻）強，小子，強！強！強！

阿你放屁！

洒（抽出劍）你們有種的，殺！（回望）力高，別忘你吃奶的那兩手。

〔他們忽然就兇狠地鬥起來。這時班浮柳，猛泰的外甥，一個溫和知事的青年人，看見情形，立刻也抽出劍來。〕

班浮柳 分開，你們這些混蟲！放下劍，你們不知道自己做些甚麼。（就夾在當中，想把他們的武器打落。）

〔正鬧得不得開交，梯暴凱布夫人的內侄，一個秉性如火的青年，也趕到，他一眼望見班浮柳。〕

梯暴 （大吼）甚麼，（對班浮柳）你也夾在當中跟這批沒心沒肺的禽獸打起來？（抽出劍，對班）班浮柳，回過頭來，送你見閻王！

班 （一面打，一面解釋）我是說和的，放下劍，要不，幫我一塊打開他們。

梯 （暴怒）甚麼，傢伙都拿出來了，還說「和」？我不愛聽「和」這個字。我恨地獄，恨所有猛泰家裏的，恨你！招傢伙，你這胆小的東西。

〔他們也廝殺起來了。〕

〔兩家大戶都來了些人，參加混戰，眼看着越殺越兇，於是惹起城中愛和平的市民持

槍執捧出來干涉。市民們跑進來。

市民們（喊成一片）棍子，棒子，刀槍劍戟矛！有甚麼拿什麼，打呀，打呀，把他們打倒，打倒。打倒凱布家裏的人，打倒猛泰家裏的人。

（這時凱布——凱布家的主人——聞聲追縱而至，也沒顧得把衣服穿好，就和凱布夫人一同趕來。

凱布 這是甚麼聲音？（看見情景，就不由心頭火起）喝，快把我的長刀拿來。

凱布夫人（攔住他）拿刀？你拿拐棍吧。拿拐棍吧，老太爺。

凱布（堅決）我要刀，我要刀！（瞥見對面仇人也氣憤憤地跑來，益怒）你看，猛泰那個老傢伙也來了。簡直沒有把我放在眼裏，他也要起刀片子來了。

（猛泰和猛泰夫人，一個奔前一個追後趕入。

猛泰（暴躁）這個老不死的凱布！（對其妻）別拉住我，讓我去。

猛泰夫人（不放手）我不許你去，你跟仇人拚命，你動一步也不成。

（三聲號響，大家回首，梵蘿那城大公與其隨從步入。